皇明疏鈔

援直一

赦言官以光聖德疏　儲巏

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皇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民莫不私憂竊嘆以為龐泮等不諳事體觸忤聖心即其所言不為無罪所可惜者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爾仰惟皇上即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牴牾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

者　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及因[illegible]其言事[illegible]有不當
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雖[illegible]然以
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illegible]無
議書之史策不能無疑因一事以挫[illegible]
妨大德此　臣等所以竊為　皇上惜也[illegible]
亦其職業但以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急遽詞失於
婉曲然原其心蓋仰賴　聖明在上素有以聽用其
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數則其情固可矜而罪亦
可畧也況科道官乃　朝廷之耳目凡　國家之利
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
以古之帝王及我　祖宗建是言官必選天下直

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者即賜施行継
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奬異而優容之者惟以
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　殿陛之前于以扶
持正論消弭邪謀為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囚繫之中
人之資守道狥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惟知緘默
觀望持祿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為　皇上
言𢪔由是論之摧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自洋等
下獄科道一空攝事署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
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　皇上臨御之
時視瞻所及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
動於　宸衷也昔唐太宗甞謂侍臣曰比見人来奏

事多有怖慴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貞觀六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否則不能起人主之聽激切則似訕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德參帛二十疋臣等嘗謂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嘗賞人而使之諫故貞觀之治庶幾成康寔其虛已納諫所致也欽惟我　朝　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

上疏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怒欲罪之群臣有啣
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上怒未解
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　朝廷耳烏可深罪
乎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
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
言幾不誤罪言者耶洪熈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
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　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仁宗雖不罪謙然
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
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
言遂令士奇就前草　勅引過命弋謙仍舊朝參令

百官言無以譏為戒此 祖宗之聖德明訓 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泮等不識事體縲絏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 明詔不日而赦之則豈惟泮等心懷感媿益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歌詠聖德懽忻交通四方傳之以為盛事史策書之以為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真可以匹休 祖宗而貞觀之治有不足言矣然此豈高遠難行哉惟在 聖心斷之一轉移之間爾 臣嵯等冒瀆 天威無任殞越之至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　夏鍭

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監察御史湯鼐任儀姜綰劉遜繆樗給事中方向等皆以言事放棄於外臣前處遠不知 朝廷之上以為陛下嘗從言納諫能進退大臣乃大有為之君文祥等又盡一時聰明有節氣亦不可棄之材何不相合如此也自問不喻有疑於心自今年來始知 陛下之意以為此輩徒欲逞已無益人國是以困苦而不佑棄置而不惜蓋有由也然臣正以是而勸 陛下昔者趙簡子無過而納諫曰吾將以來諫者唐太宗不罪德參更加優賜曰朕罪此人誰復敢言者皆見於載籍至今稱之使文祥等其言有益於國而 陛

下容之此未見　陛下之大儻其言無益於國而陛下猶容此見　陛下之難耳如文祥等臣亦不論但人臣因言得罪又久在外恐非　朝廷之宜盛德之事蓋人主之體每行一事要可以示天下為先發人心之悅然後稱人主之舉動以廣教化而保鴻名也如今之事未見有此　陛下本有納諫之實而小臣在外反成　陛下却諫之名又為　陛下舉動之累此愚臣因置後害為　陛下言也憂　明主而恐善道之不終不敢復顧也方今　陛下之臣侍　陛下在上皆有以自樂獨文祥等十數小臣顛頓貶所漂泊海邦或觸瘴毒親夷獠犯魑魅皆有憂虞而無

懽惬則不特　陛下有不得其所之人而群臣亦向隅之泣天生　陛下又生　聖子天之為民豈欲湛恩之中更覩此輩哉此又　仁主所宜動心也且言者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竄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者弁歸於人主之一身矣是以忠臣者固喜薄其名非但樂其身之無事而已也夫臣之愛君愛其身則愛其德愛其德則愛其名豈顧已之完好而遺主上以疵玷哉是大不得已也此尤人主

所當深察而致思者也然臣聞之如　陛下之意未必有今日之事為此事以遺　陛下者　陛下之柱石大臣劉某者誤　陛下也蓋時有直士既非小人之利尤於權臣不便彼見文祥等既彈萬某又論尹某懼其一旦及已也於是有助之攘袂操戈自遂如魏某者出馬使人至此豈不愈有跡乎天下之人皆知而惟　陛下不知　臣是以不敢止也如某者不能引天下賢士使共事其王乃反陰讐言者置之遠地以彰其主之不容且事非不得已而聽言路自為阻塞致主上不深察以申其邪謀又重以累主上只此一事所壞已多况其他貪放可數之罪臣不欲明以

疏舉今但舉要為　陛下言之則輿論所棄實不減
萬某尹某也伏乞　陛下宸衷自定特　勑吏部追
取文祥等還其舊官及凡前後因言去國之臣不論
久近一體加　恩及被魏某等以私過告訐去位者
亦乞加察然後罷劉某還其家以儆有位適今陽生
陰退之月臣願　陛下行此二事以應天道以順陰
陽　陛下誠然乎則大聖人之作為固耳目所未有
簡冊所未載人心大四　宗社獲福不足以言其應
也臣本無知識又無言責今將遠去思見　陛下而
無由是故一著狂直以附傳言之義行古之道也

建言疏　　何孟春

臣歩觀古史聖君之世必無以言得罪者聖世之臣
必無以言為諱者蓋言者得罪而言始為諱也人臣
以言為諱其非聖世可知仰惟 皇帝陛下践位以
来圖求治理省覽章疏採愚者之慮擇狂夫之言數
年之間下興敢言之風上有弗咈之美三代而後臣
不謂重有 今日臣生適聖君之世又為聖世之臣
欽烈揚休情無已已而今月十三日事乃有深為
陛下惜者臣始聞科道官待罪闕下不信久之朝無
諱言此其時也科道近来不聞以言得罪者既而
詔下錦衣衛獄臣詢諸道路縁 岷王奏稱武岡知
州劉遜違法事情科道為之分釋有乖 宸斷以至

於此夫 岷王所奏 陛下不加體勘便差官怒
劉遜赴京 陛下於待 宗支厚矣科道共論所奏
未委虛實乞免差官校 陛下又并科道下諸理臣
則以 陛下為過於厚 宗支也夫過於厚宗支猶
不失為 陛下盛德而外間傳言至謂 陛下素不
罪言者今乃有此事由科道前會阻倖臣之進不當
聖心杜貴戚之求久蓄 聖怒故耳臣益惑焉 陛
下前於科道劉子不惟不罪而又聽之此何謂哉
陛下本厚 宗支而過舉生臣下之言如此則臣所
以不能不為 陛下惜也科道惟習熟 陛下必不
罪言者感激自許以不諱言為職小大廉致然否之

際輙形諸論列事體差謬豈能無之十三日之事臣非敢謂言者不當得罪而恐臣下自此以　陛下為罪言者將遂以言為諱也科道在今職為言路　陛下今因其言之失而罪之失止一事而連坐者五六十人國體不無少傷公論不無少挫挫公論傷國體而　聖治自此少虧矣編修羅玘御史張淳有見於此曾各具本親齎奏徹　旒冕載回成命伏闕惴惴以俟逾三日不得報臣用是復有請焉　陛下恩遇其十如腹心手足痛癢切於一體今之逮繫科道庸也不朝怒夕釋陽光驟照於既霜之餘而臣等輩之曉覼縷於　聖聽草茅耿耿蓋不昧於懷也抑臣

責為　陛下慮者科道衆官逮繫久矣令行夏
向炎熇挫折迫隘毒蒸如炙萬分一有沾疾而瘐
者　陛下何以忍之論罪不至死而死當其在獄聖
世有諫臣如此臣不識　陛下何辭以謝天下伏願
陛下含垢納汙廣山澤之量早賜　詔旨從輕發落
使天下不墜敢言之風　陛下亦終始全從諫弗咈之
美天下幸甚倘以臣言不足聽而復遲之　命下之
日又非臣所請者朝野觀望誰不乾沒為心自全為
計等水鳧於隨波同仗馬之食豆而肯更批龍鱗料
虎口捋不貲之軀以蹈不測之禍耶臣瞻　天仰
聖無任戰慄之至

正大經赦小過以弘化理疏　　程啓充

臣聞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莫先於親親矣體群臣則次之蓋惇睦之典隆於九族篤天敍也四體之念同乎百僚勵臣節也親親矣而小臣之情不通則耳目成壅蔽之失政教多廢闕之虞臣工危疑萬幾叢脞臣之親愛不浹於宗族好惡每涉於猜疑雖欲擴親親之恩勢亦有難爲者此九經之相爲流通並行而不悖也屬者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胡世寧因言地方弭盜事宜旁及寧府軍民獘政該兵部題奉欽依施行續該寧王奏稱胡世寧妖言誹謗離間親親都察院具覆奉欽依提解來京問理臣於此得以

寬　陛下之心矣始者胡世寧有所建白　陛下不以爲迂狂而俯賜施行蓋以副使人臣也耳目寄其司行其言庸以體其心既乃寧王掇拾爲言　陛下以爲嫌疑而即加提解蓋以親王宗室也好惡同其情從其言因以洩其怒一舉而九經盡其二矣夫以陛下之遇寧王重建廷論有護衛土田之錫璽書褒美之頻其隆重之極相與相孚之深之厚有耳目者所共知也胡世寧非病風喪心何苦爲言彼要皆有所激而云然所謂忠而過者抑亦知　聖明之虛懷聽納寧王之能聞過則喜也不意狂瞽之徹乃罹羅織之厄伏念　陛下可世寧之奏正欲隆親親之恩

繼因宗室之言詔令御史提解来京夫何公文給驛
四月稽遲寧王復上在逃之章於是乃有官校之命
陛下於此亦投杼矣痛惟右件情跡中間大有可疑
蓋稽遲之不久則世寧之罪不深文致之不重則報
復之心未厭君臣父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世寧焉
能北走胡南走越我其闇道自投蓋與其死於溝洫
而人莫之知寧得見天日而甘心授命也臣願陛
下詳察之哀矜之臣聞寧王之事先訴江西給事中
徐之溥論其威勢日盛暴行大彰王因懲創思欲剗
磨該長史司啓稱由郡王將軍擾害民間動指本府
名目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為真的王亦日詞

非法言事有指實自乞譴罰以示宗藩大抵人
至民怨流行王之心至是亦不忍矣臣按胡世寧之
奏所謂盜賊殘蹂乾旱流災官民失業賑貸無備王
府之債負逼及閭閻莊田之所逼民久立瘵三司官
員多被鈐束問刑參吏舉奉成案買辦漸及於外府
騷擾遍及於窮鄉揆之徐文溥之奏長史司之啓寧
王之自言事跡禍爨內外一轍但寧王指為郡王將
軍而世寧則以為臣僚輔導之非法官司奉承之太
過此固所謂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為真的也
向非二臣之言則不聞長史司之啓隱伏之私流毒
之苦誰其攻之是故世寧在 陛下則為忠在寧王

則為義俾宗藩因其言而自戕　朝廷用其言而防微則為違權具三善而獲罪焉臣愚之所未解也仰惟　皇祖有離貳親王之刑盖懼夫小人之胥動浮言震揺　朝廷抗掜藩府者也世寧欲乞温詔戒諭寧王益崇謙德遠避嫌疑仰遵　祖訓及　文皇旨意盖為　朝廷伸大義以結人心庶幾親愛富貴得盡於宗藩其非離貳也彰彰明甚荷蒙俞允綸汗渙頒戒諭孔嘉親愛彌篤　陛下何嘗因其言而少存嫌貳哉若曰禮樂政令漸不出自　朝廷詞氣之間抑揚固為太過即其區區一念之忱大抵防微杜漸尊　主庇民消尾大脛腫之憂植強榦弱枝之計臣

在　聖明洞鑒矣使其妖言誹謗　雷霆之下安所
於逃又何能曲荷　勅依戒諭諄切乎寧王君能罔
言目省則於賢仁有加議光無損　朝廷隆重之恩
君臣孚契之情與天地相悠久矣而顧爲是言意者
在王所者懼發摘其私而禍之逮已故假危言以激
王之怒姑爲是自塞一斗衊其稱元阿會圖所言御史
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此王之
眞心發見者也按察副使　祖宗所建外臺也言縱
狂悖亦當引咎優容豈至指摘排擊引而置諸危法
也哉即如其言則是上損國威下招物議張難撲之
勢杜將來之口一舉而四失焉臣愚之尤未解也夫

以聖如　陛下而狂直一言不能容誠恐人懷自危中
外解體卑遠之臣不足惜如　朝廷紀綱何積薪之
火漸炎敢言之氣銷鑠雍蔽之患既成猜疑之隙必
至所謂親親也體群臣也不相爲用而相爲厲階矣
伏望　皇上正政理之經廓弘仁之量曲垂寬宥矜
此孤愚將世寧釋之　詔獄俯加甄用議處奏內應
行事件追究沉匿　旨意公文務使官守其職民安
其業　朝廷篤天潢之派藩府隆朝宗之心則九經
聿興三無致煩矣

加意聽納以勵曠官疏　章僑

臣惟人君之治天下行爲上言次之言而至於空言

體非所以昭令德廣忠益也是故徒紛糾而實繫每抗擊而不下聞者不足以為戒言者始足以為罪其厭之也固宜夫古之言也善於治今之言也病於治何也君臣之間蓄疑成離為言路大間猶之夫痿痺不仁殆成痼疾久而盧扁弗治也　今日之事夫何以異此　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言官憂深瘝曠斧鉞在念或有告者曰無多言且獲戾臣未之信也致元之　詔明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維時言者唯恐其不盡　陛下行之唯恐其不亟斯何等景象耶迺未　聽納稍倦一變而為煩瀆之形厭惡日深再變而為呵譴之漸蓋不知誰為　陛下畫此策者

既不用其言亦不罪其人內可自便外不失於子大夫此法極天下之妙而實坐天下之拙也斯固 陛下神聖諸臣莫及間有一二過言不足信遂執此而槩棄之歟其殆左右神姦日伺其便宣奏之際指摘瑕疵而故堅 陛下之不信歟將來嘉靖之業萬一不終誰任其咎哉臣嘗披閱前後邸報除災異建言與各衙門常事 奏題可得 俞允外其餘法言巽言責難之言獻逹之言是非臧否一唯付之不理自夫有信任之說卒未嘗 面進一大臣自夫有嚴默之說卒未嘗正安陸之祀自夫有 內降之說卒未嘗清錦衣之籍言 封拜曰不可玉田京山自若

言賞賚曰太私貴戚新宅將與也言　詔令虛文濫汗之未能也言　宮府異法協體之尤難也李隆命曰可殺既朝審而復勘廖鵬數請行誅藉圖以養生他如下羅載於法司郤崔文之齋熙票擬出自內閣章疏經由乙覽寡欲以養心勤學而好問尚何言哉凡此等類言官言之　陛下行之一言足以了一事　陛下固拂之言者固激之是故累言之不足初不虞以爲煩且瀆也自今言之暮投疏而入旦取旨而出應答如響略無滯凝言路之通似莫過於今日始而漫應之曰該衙門知道繼而郤之曰已有旨了又繼則怒之曰如何又來奏擾曰如何又這等

來說伏而思之厭惡之狀溢於言外但未之加誅焉耳則言路之塞實莫過於 今日 先朝拒諫十無一答其答者必見諸實事也 陛下開諫十有十答其答者徒托諸空言也正德年來縉紳摧剝之餘幸有 今日諫官一書生耳批鱗嬰鋒豈不自愛將謂一得未數蓋比仗馬之立詎意簿言無采徒聞梟鳥之鳴然則臣等亦自厭之矣惡用是嘵嘵者為哉臣不佞不知所裁將吞聲而緘默乎抑引疾而求去乎靜言思之不勝惶汗曠官之罪夫復奚辭尚望 陛下開樂善之門進改過之轍布告有位凡以匡予不逮匪言勿言勑人欲其可去論事欲其可行無侈於

肆以昧其名於天下各該衙門按日覆奏有不
可者執之弗得弗措也　陛下亦庶幾夙夜勵精圖
治　親覽章奏委信內閣不宜文過自賢務以至誠
惻怛之心共成正大光明之業如是而忠謨弗昌瘝
乃官事請先治臣之罪以告　宗廟之靈昔馬周之
諫唐太宗有曰陛下欲為久遠之謀不必遠法上古
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臣亦謂　陛下但如嘉
靖之初太平何足慮焉臣不勝悚息

錄愚忠以光　聖孝疏　　陳洪謨

欽奉　詔書昔者孝未遂於尊親事多拂於天性君
臣之際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彝倫攸敘

大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敍事以遂臣民之極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未充一切有補於政理利於軍民者其一一條具奏　聞朕將舉而行之期於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佑助以成王治以全　大孝則朕之志於是乎可慰矣欽此欽遵臣伏聽之餘仰歎　堯仁如天　舜孝通神然猶不自滿假許令臣等修職盡忠一切有裨於政理者條具奏聞寔即成湯檢身如不及武王不泄邇忘遠之盛心也臣愚且闇荷蒙　聖恩簡拔擢任撫臣矢心戮力

臣以仰酬萬一然鄙懷偶有所見不以上　聞早

君如是而忍負之臣之罪豈容誅哉用是敢布𡈼衷

心焉臣聞諸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

而隨之又曰父母之所愛所敬者亦愛之敬之終身

不衰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前此在廷諸臣因

議　大禮各出己見未嘗　聖心伏諫號泣於　殿

陛之間誠亦有罪矣然揆之於禮則亦臣子事君父

之常耳豈可深以為異乎諸臣如侍郎學士以至給

事中御史主事等官皆　祖宗　列聖之所培養且

恭穆獻皇帝好賢樂善遠邁東平龍潛之日每見賢

人貞士輙隆禮遇則前諸臣者正　獻皇帝之所深

愛而致敬焉者　陛下如宥其過憫其愚從其寬貸之調謫遠戍者復還原職被撻物故者優恤厥後是即禮所謂父母之所愛所敬者愛之敬之終身不衰之意真足以仰慰　獻皇帝在天之靈其於　聖孝豈不為大有光哉臣聞　陛下英資天授紹統之初嘗　禮召輔臣賜之燕坐又嘗敷錫群臣渙頒　恩典君臣之際禮遇隆重未嘗有乖但此舉措揆之堯舜之德委有違戾　綸音播告凡有耳目者孰不感戴激烈以為　聖心必有不安於此者矣然湯武之聖尚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故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陛下奚獨吝於是乎況侍郎何孟春學

熙等皆操履醇固學識閎深正宜置諸左右以資啓沃修撰等官呂柟楊慎鄒守益王元正安磐張漢卿朱淛馬明衡等皆涵養冲裕論思有體亦宜出入禁闥以責後效至于給事中等官張原毛玉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瓊等身後無以為殮妻孥未免流落尤為可憫然此皆諸臣愚戇之甚不能將順其美之罪也如蒙　皇上廓與天同體之量推咸與維新之恩特垂　聖慈將前諸臣咨　賜優䘏俾調謫者得以及時效用物故者可以自慰無憾　聖諭之所謂有裨於政理者宜莫急於此而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佑助或亦不出於此矣干冒　天威無任戰懼

之至

體群情以保治安疏　李高

臣惟保安圖治之道無他要在通天下之情而已能通天下之情然後能得天下之心古之善治者然也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其意以尊卑之勢相懸則上下之情易壅故曲爲體悉多方以求通之是以天下人心翕然歸往運祚之遠者七八百年次者亦不下五六百年至於後世遠不及古一治一亂要皆繫天下之人情通者治壅者亂曉然可屈指計也仰惟陛下臨御之初信用輔臣召起遺逸廣延

言路剗剔弊端大小臣工朝入章疏暮奉 上綸音罷
不由中人情允當事體在 朝在野欣欣望治蓋 臣
陛下真古帝王之資故大通天下之人情以基億萬
斯年之運祚者也近聞在 廷諸臣何孟春等有伏
闕之舉致冒 天威宣諭撻辱臣等切惟諸臣雖狂
直 陛下之聖明獨不能少垂察耶夫諸臣冠裳袍
笏從容朝署之間何其榮也身一伏 闕遂至幽囚
犴獄之中鞭撻 大廷之外何其辱也寧為此而不
為彼諸臣之情其必有甚不得已者 陛下之聖明
獨不能少垂察耶 陛下之明日月也少肯迴光内
照捲躬自省察諸臣今日之情果何為哉俯伏 闕

廷之下以干　朝廷不測之威其情必壅而不能上
達者知其有所壅　陛下必思所以通之矣尚忍罪
之耶惟　陛下之明不加之意斯以諸臣爲欺罔將
見諸臣之情益壅則天下之情亦壅天下之情壅則
恐天下之心危甚哉人心之不可測也自古天下之
情不自壅皆由小人壅之今日諸臣之情桂萼張璁
之所激也蓋　陛下大禮之詔下未旬月而萼等敢
爲兩考之號未除萬世之笑未已之說以簧惑　陛
下之聽上援　天子之尊以行胸臆之見欲　陛下
爲[illegible][illegible]更[illegible]改之政以快其曲學偏見之私在　廷諸
臣一[illegible]隔於　殿陛之遠而不能面陳見於章牘之

繁而不復取信故惘怳危迫而至於伏　闕諸臣
此豈得已哉　陛下當知所以體悉之不宜重壅之
也在易上下交而其志通於卦爲泰上下不交而其
志不通於卦爲否否泰之幾繫上下交與不交耳
陛下身爲保泰之主其可不思所以通天下之情耶
且諸臣之所以爲此者以　君臣大義百不忍負故
忍而就此耳　陛下從而加之罪使或此風遂長人
乃訓之朝署之間俛首結舌旅進旅退胥而爲害是
豈　陛下之利哉况情之於人猶水之於川也通之
則順壅之則逆故傳曰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
之　陛下其可不加之意哉伏望　陛下遠法三代

之哲王近守 列聖之成憲博采群議不偏聽而生奸大通物情不壅下而啓蔽惜人才如元氣繫人心如命脉實 宗社無疆之休亦 聖明永終之譽臣等不勝顒望之至

述格言以資治道疏　　鄭洛書

臣觀三代而下君之英明者莫過於唐太宗臣之善諫者莫過於魏徵當時勸行仁義君臣道合太宗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遊仁義積則人自歸之此本乎魏徵之勸也遂致貞觀之治外戶不閉斗米三錢可謂盛矣所上奏疏具在唐史宋名臣包拯嘗列三條進呈於君厥後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

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以寛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大夫天下翕然歸仁君德治道不下太宗豈非有得於拯之疏乎臣伏謂魏徵言於當時亦可采納於 今日輙不自揣竊附包拯之意亦謹釐五疏備列於左伏望陛下萬機之暇特 賜覽觀則其君任賢納諫之美其臣輔君進諫之忠可以槩見而治亂興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謂龜鑑拊髀古人責備廷臣將必有在亦廣學立政之一助焉惟少留 聖意天下幸甚

一貞觀二年太宗謂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徵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

明目達聽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近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曰善臣謹按兼聽則公忠讜論進偏信則浸潤膚受行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本

一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之帝王有興有衰有朝有暮皆爲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讒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望卿等以爲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有道則人推而爲主無

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宜也魏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如臨深履薄國家曆數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諭臣謹按太宗欲通下情而防壅蔽魏徵告以畏民心而保君德交相儆戒爰至太平　一　貞觀十年魏徵上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為一體輕物則骨

肉為行路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也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民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懲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賞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繹此十思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太宗褒答之臣謹按魏徵告太宗十思而充之雖比隆堯舜可也

一貞觀十四年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為股肱齊體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

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盖信之則無可疑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既同魚水豈有變志易心执此雖下之立忠未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誠能敷求時從上下同心則三皇可四五帝可六矣太宗深嘉納之臣謹按君臣一心則君體其臣臣體其君地天交泰之時也太宗常言為群臣思龍逢之誅又使群臣為已思

情事之失可謂上下相信豈非魏徵此疏有以啓之歟

一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見群臣都不論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疎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朕開懷納諫卿等無怖懼不盡言

臣謹按言路通塞關君德之盛衰太宗慰群

臣不諫魏徵以愛其身畏罪爲告蓋欲使言者無罪成太宗納諫如流之美也

容直言霽嚴譴以廣　聖聽疏　陳時明

臣切見近日禮科給事中劉家論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　内帑銀兩數多節奉　聖旨内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家不諳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着對品調外任吏部知道欽此　嚴命一下舉朝驚駭夫劉家非他言官也言官非他　朝廷之耳目也自古帝王曁我　祖宗所以設立言官者以朝政缺失奸邪情状責之而後察察之而使言也所以慱視聽而防壅蔽也所以圖

安全而戒危亡也言之而當雖于君身不便左右不便強而從之其不當雖觸忌諱亦包而容之所以盡下而奬善言也所以畧小過而存大體也家自以身荷　國恩官以諫名職當耳目誠見遒者　聖學之不篤也時政之不修也大臣之不親也忠諫之不行也意必有左右憸佞之徒惑移　聖心蒙蔽　聖聰者已而廡得崔文誘導誦經設醮事且風聞崔文指以齋醮為由濫用　內帑銀兩至六七萬故為　陛下言之所以輸忠款舉職事也當家此疏下時臣竊自愧均一待罪言官而耳目短淺識見昧暗不知左右欺罔有如此者將謂　陛下必痛罪崔文以彰

英斷以肅近辛也詎意閱月之後復有崔文强聼之

奏致有　陛下今日之怒乎宸以假齋醮侵內帑

劾崔文有是事當　命內司勘果出風聞亦可因以

戒諭左右而爲先事之防宸爲　朝廷慮無不可也

文被劾時若無此事即當明白陳奏使外廷知之何

有事涉旬月之餘言者已目爲墮甑矣乃敢喘息而

爲反噬之計乎乃敢讒譖而註誤　陛下乎詩曰取

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

畀有昊蓋痛憤讒邪之傷善類而欲其死之甚也

臣意文被劾時自以肺肝畢見所懼者　陛下之知

其奸而致其罰也所經營者在乞哀左右而求免於

戾也正多方救罪之不暇安能謀人及　陛下曲賜
恩宥文罪已脫矣人言亦稍息矣其彌縫亦已固矣
左右頗有助矣讒計度可行矣內外一無顧忌乃讐
言者發其陰事潛為徂擊之謀要言官以必不能根
究之事以激怒　陛下故　陛下墮其術中而不悟
也自古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樹進善之旌言之
而善尊其爵富其家不善則姑置之猶不敢顯言其
諫之過也舒徐以諭之和顏色以悅之何則古先哲
王識人進言之難而慮人之不敢盡言也言官進言
實難循默不言誰則不能蓋有言必有讐凡言官所
指而不讐者百千中間一二也所賴者　聖明為之

主而庇護之耳猶司防之犬搏噬姦宄為之主者徒知憐恤其不為盜賊之齧粉也孚矣自非忠鯁獨立之士幾何不為利害所怵故言官敢言之難非獨臣以為難自古以為難也若使言官持祿以富家積考以遷官從容附會上無忤于君下無怨于人此言官之利也恐非有國之福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政事日非而其社稷亦隨之矣其一時風聞之誤雖有言過其實者人主亦當取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昔人所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是也至其正言不諱尤足以闡揚盛德古所謂主聖則臣直君仁則臣直載諸前史可復尋也况　陛下嘉靖

改元之　詔有曰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今後凡遇
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利病許直言無隱　明詔一出
播諸萬國傳諸四夷載諸青史為千古　盛德事今
冣忽以言得罪恐非　陛下明詔之本意也人有千
金之壁固珍襲以藏之也而自毀棄之而自點污之
觀者以為何如我伏讀嘉靖改元一詔　陛下一代
之大制度也猶漢高之約法也三章之法亦草草麤
具耳猶終漢世未之改易　陛下登極之　詔質諸
天理揆諸人心斷諸　聖裁採諸輿論與帝王致治
之跡如出一軌轍固將傳之　聖子神孫以為萬世
不刋之典　陛下之寶　陛下自當惜之可也詎意

方自為之而旋自背之乎彼漢唐宋願治之主其自
為法制猶兢兢持守終其世而不肯少變　陛下有
此大制度良法美意縱不能貽厥孫謀猶當矜持永
世今乃始終參差一至如此　陛下方比隆堯舜豈
可使所為出漢唐宋之下乎就使家言委枉妄罪委
當加天下之人先以　明詔為主而望治之深也必
將悵然曰向也求言今也罪言何以異於正德之世
天下太平無復望焉家雖狂率妄言之罪誰與家喻
而戶曉也聞諸中國尚不知況可使聞於夷狄乎家
設以他事得罪猶之可也今以劾崔文而得罪天下
聞之必曰　陛下之寵幸宦臣又以所蒙幸者習道

經建齋醮也家之所以得罪者忤宰臣闢異端也寵宰宦官非　朝廷美事也崇尚異端亦非　朝廷美事也　陛下雖曰家狂率天下則曰　陛下阿私近幸之故　陛下雖曰家妄言天下則曰　陛下惑於異端之故將家之名愈彰而　朝廷之失益著此一事家言官之責庶幾矣如　陛下何忤已而罪言官除漢唐宋願治之主猶弗為也今以忤近幸而罪言官不亦異乎夫天下人心竭力收之而不足一事失之而有餘此風一出遠近傳布其于　盛德關係匪輕　伏留三思無為　聖明之累此轉禍為福之機也此　寵幸崔文縱不治前事之罪然因其中傷言官

亦足明其為光得無良之人知人之惡而不能去自古以來未有不遺後日之悔者也況因文而罪言官虧 朝廷納諫之美蓄天下忠義之憤阻蒼生思治之望首壞 明詔上玷 盛德阻言官忠藎之門長奸諛驕橫之氣他日事有大于此者誰敢復為 陛下言之後世有秉朱于綱目之筆者必書曰某月日以給事中劉宷為某官分註曰時宦官崔文誘 上設齋醮因而盜費 內帑不貲給事中劉宷以為言文怨之 上怒命對品調外任自是在廷以言為諱嗚呼文非獨誤 陛下于一時而寔使 陛下取譏于萬世只此一事文可斬也後世之主固有始好言

而終惡言如唐之玄宗者彼因在位日久世道小康志滿意得不勝驕矜之偏私汨其禮義之良心然卒致天寶之亂流離巴蜀跼蹐南內抑鬱而終今 陛下在位日淺恩澤未洽于人心威令未行于左右無玄宗數十年納諫之美而有玄宗末年拒諫之非今各省水旱異常留都疫癘大起草澤寇盜屢發人情岌岌方有土崩魚爛之憂此正 朝廷兢兢業業上下交儆奬忠直求善言以祈 天永命以收集人心之將若復罪言拒諫是病危之人甘烏喙而嗤和扁也況左右近習多宮掖宿姦習于揣摩敢于縱肆方朝夕窺伺 陛下之淺深 陛下固宜操其鞭箠攬

其御勅以防不掉之虞今復假之恩顧拂逆天
心為之黜責言官箝制天下之口細民猶鳥也鳥[illegible]
散復從而駭之近幸猶虎也虎出柙又隨而翼之臣
恐甿隸耰鉏不特起于秦指鹿為馬將復見於今也
伏望　陛下惕然猛省收回　成命存劉宗以誘致
盡言罪崔文以滌雪　聖德于以疏通既塞之言路
于以招徠將散之人心于以控馭泛駕之近習則四
海清寧尚可望也若終迷不復他日之患臣有不敢
盡言者矣亦有不忍盡言者矣易曰不遠復無祗悔
元吉言改過貴速也臣何罪言官知言出於口必觸
犯近幸但臣職在進言非言無以報　國觸犯近幸

固知有不測之禍然陷　君父于有過之地當蒙萬世不忠之誅其實一也一時之禍是爲累及身家萬世之誅寔以得罪名教臣非不解人意而爲是瞽言也亦非瞑目肓行而自投陷穽也於罪戾之中擇其近且輕者而居之誠日夜拳拳於　君父不顧　朝廷有此不美事也惟　陛下留神靜察勿以臣名位疎遠而亮其衷悃勿以　成命已下而難于收回使天下之人知今日之罪言官累非　陛下本意也則社稷幸甚天下蒼生幸甚臣待罪言署之臣亦幸甚

優容諫官疏　　衛道

該禮科給事中劉宗題爲奉　旨查明銀兩事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宷不諳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對品調外任吏部知道欽此查得先該劉宷劾奏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 內帑銀兩不下六七萬兩因崔文有摭拾之奏而劉宷遂蒙外任之除臣竊惟 祖宗設科道等官寄以言責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言之而當則採而行之言之不當亦宜置而容之古之善治之君於直言敢諫之士或賞之絹或加之官正所以作其慷慨敢言之氣而誘之使言也誘之使言尚有不敢言者況因其言而挫抑之乎頃者崔文奸邪壞事劉宷劾之乃其職也但其事不詳審言多

過實誠為有罪然亦薄乎云爾自唐宋以来諫官許以風聞言事冣之罪亦一時風聞之誤今遽斥逐之無亦太甚矣乎慨自 先朝逆瑾寧彬相繼擅權一時敢言之士斥逐略盡賴 陛下英明誅竄權奸收録擯斥士氣復振天下翕然稱 聖夫何近日以来李學曾以觸忌諱而罰俸章僑以觸芮景賢而罰俸乃今又逐劉冣矣遠近聞之莫不驚駭咸謂 聖明之 主豈宜有此臣仰窺之有以知其非 陛下之本心也将無以崔文之奏左右之請重違其意而有是乎夫文宦官也冣言官也冣劾文而 陛下逐冣臣恐天下聞之必謂 陛下為宦官復仇而逐言官

為　聖政之累　聖德之累也大矣且文非獨階一[illegible]
劉宸也近嘗排一　刑部尚書林俊矣始俊以守法不
發李陽鳳等於鎮撫司　陛下令其回話未幾而稱
疾矣稱疾未幾而乞休矣是俊之去雖名曰乞休實
文有以擠之也　陛下以文一人之故既失一大臣
又逐一諫臣夫大臣者　陛下之股肱諫臣者　陛
下之耳目內臣者　陛下之厮役也以厮役之故而
去大臣與諫臣譬之人以一指之故而自傷其股肱
耳目謂之智可乎且俊已去矣宸已逐矣為文者方
且侈然安於其位　明旨答之曰端謹老成曰小心
廉靜曰方切任用溫言善辭不一而足嗚呼彼文者

臣不知其何如人抑不知其有何才能而 陛下眷
之不知何以至此極也且方切任用者不過用之設
醮誦經而已經醮者佛老之左道左道亂政者必誅
文得免鈇鉞之誅幸矣 陛下寵護之乃為斥逐言
者萬一有權幸甚於文而姦賊如瑾彬者又孰敢指
而言之耶臣恐人人以家自懲結舌苟容壅蔽日深
姦邪得志豈 國家之利哉今天下誠不少一劉宷
亦不惜一劉宷惜之者言官也亦不惜一言官惜之
者 朝廷大體也 朝廷大體 陛下柰何自壞之
耶伏望念股肱耳目之重收回 成命將林俊遣官
諭 旨再四慰留將劉宷仍復原官以存大體 勅

法司將崔文李陽鳳等通行提問亟 賜罷斥則天下幸甚尤望今後諫官言事雖風聞之誤亦特 賜包容庶幾臺諫敢言公論大明 國脉延永而 聖治益隆矣

宥戇直開言路以隆 聖治疏　田麟

臣等近見邸報奉 聖旨劉岌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姑從寬調外任欽此臣等聞命不勝驚駭竊惟言官之進退係言路之通塞言路之通塞係天下之理亂而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世道升降否泰之會恒必由之臣等不敢遠引請舉我孝宗 武宗之事為 陛下陳之往者弘治選任言

官人各思奮雖有觸犯忌諱者每優容之故十八年之間言路開君子衆而幾至雍熙之治其在正德權奸柄國中傷言官言出於口而禍隨之故十五年以來言路塞小人衆而釀成壅蔽之禍然則通塞理亂消長之機果可誣乎今我 皇上繼統以來首頒明詔召還忠直中外歡呼以為 明主出矣言路開矣凡言責之臣孰不激勵思奮然章奏屢上而猶患於忠讜之未盡議論雖多而未見其成功之有濟近日以來又大異於前矣邇者給事中劉㝡因論齋醮而紏又崔文且調外任科道諸臣交章論列荏誦旨意曰本都當拿問曰不許仍前奏擾臣等以為

陛下登極之初望太平可立致也不二年間而一旦若此臣等切為 聖明惜之夫人主之於諫官必廣聽以啓其盡言之忠必優容以作其敢言之氣狂直者宥之䟽淺者恕之諫而不聽已非盛德事矣況從而黜之乎且寀以言為職而舉劾中官蠱惑之非乃其分也就使言或過當觸犯 天威 陛下亦當宥之以奬方來以彰 聖度然後人得以輸誠怖悃勉盡其職況齋醮之事舉朝皆以為非崔文之奸天下皆知其罪今乃右文而逐寀官府未見其一體黜寀以快文行罰不能無異同臣等實不知其可也原寀之心非有他也欲斥佛老欲祛奸倖欲 朝廷惜財

欲人君節用其區區忠亮之心以陛下之聖明
豈不能察冐昧干瀆之罪以陛下之寬仁必無不
容意者左右媒孽其罪以激雷霆之怒擠排下阱
而肆中傷之計耳臣等恐自家既黜之後人或以言
為諱設有奸邪誤國纖佞害正事有大於此者誰復
為陛下陳之陛下亦何由而知之然則家之去
留若輕關於國體者甚重況清禁之臣天子耳
目所司朝廷紀綱所在也豈宜輕於黜謫以傷
國體自塗其耳目自壞其紀綱也哉夫家言官也前
此刑部尚書林俊大臣也家以文而調官俊以文而
俾譴陛下於家不少假借於俊不加勉留臣等恐

奸邪得志傾陷忠良天下之勢自此紛然多事矣長
循默之風挫忠鯁之志恐非　國家之福也方今邉
勇騷動而軍士暴露於外者不息旱荒太甚而生民
死亡於道者相繼正　陛下憂勤圖治用賢求諫之
時而元老謝退諫臣屛斥何以慰天下之望哉伏願
陛下收回成命復寀之官不徒宥其罪而且從其言
留俊之去不徒用其人而且行其志則　聖德益新
人心感激嘉靖中興之治庶乎有始終全美之盛矣

容諫臣以開言路疏　　鄭本公

臣等切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忠言人君之量莫宏
於容直諫自古聖帝明王致盛治于當時垂芳聲于

後世他美雖多二者其最也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首須　明詔内一款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令後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直言無隱可謂真得帝王為治之首務矣一時大奸大惡皆以言官糾劾而剪除畧盡大利大病皆以言官建白而興革頗多是皆　陛下兼聽廣納英識明斷故數月之間婦美　至德稱頌太平至不容口中外臣工知　陛下銳意治道故進言者多原其意固欲盡忠于　朝廷究其實間亦有風聞過當者是何也言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亦其勢然也　陛下于如此之言始則受而容之置諸不問所以處之者誠是也繼而厭

之又繼而罪之夫厭之已不克終矣罪之是何其識
枉之過歟近者給事中劉宗劾奏太監崔文侵費
内帑銀兩續該崔文奏辯　陛下優旨待文獨令劉
宗查明銀兩來說所以窘之者至矣及劉宗自劾乞
罷又調外任處之不已甚乎夫　朝廷設官豈特奔
走承順為式有官守者欲修其職有言責者欲盡其
忠令宗有言責者也知而不言則得罪公議言之少
過又得罪　朝廷設于前而躓于後為此官者不亦
難乎儻有事關　社稷機涉安危臣下俱畏罪而不
敢言倉卒之際不亦殆乎譬之人有盜者家童廉得
其過而謂主人曰某人盜若干某人盜若干與主人

所失之數雖不盡同原其意則惡盜厚主人一也今則怪其言之過而揵其身豈理也哉昔者給事中梁本茂御史鄭珊論內閣印信一事　陛下始則令其自查繼而釋之令家之事正與本茂等類而言之有據又非本茂等比　陛下昔之處本茂等既如彼而今之處家者乃如此臣等恐天下竊見　聖德之淺深也唐陸贄有言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由是而觀之今日容家則美在　朝廷而失在家如罪家則家有直諫之名而　朝廷反得拒諫之謗矣伏望　皇上察天倞

之惟犹念人言之當恤乞將劉家原奏章疏再加詳察其事果實見諸施行其言若過置而不問仍將本官量情戒罰免調外任照舊供職如此則言路大開言官作氣　天子之明可見萬里之外矣

宥狂直以開言路疏　李學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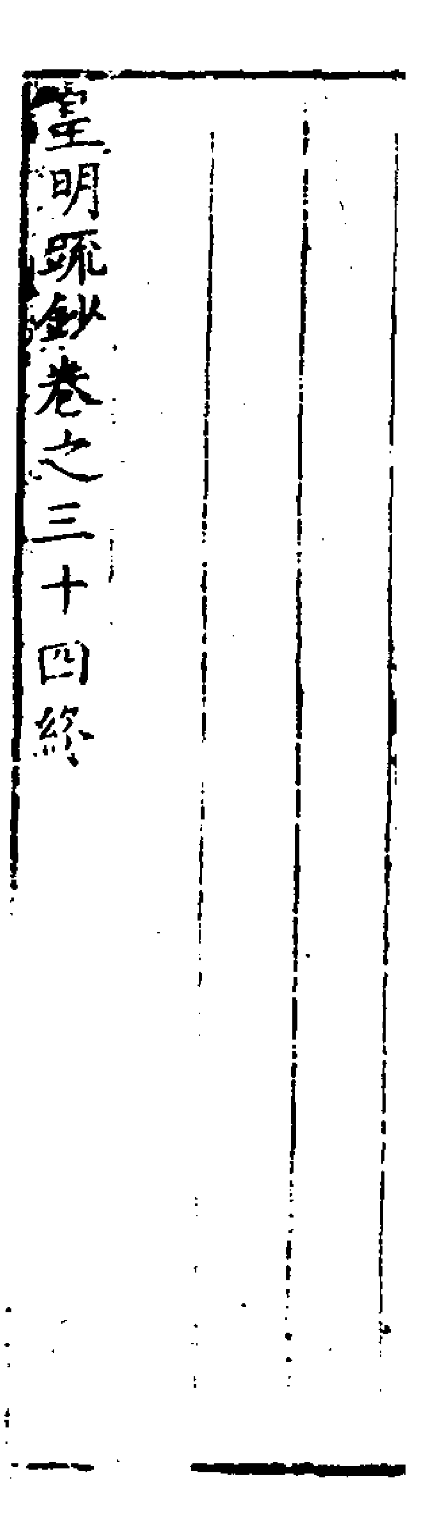
近該禮科給事中劉家爲奉　旨查明銀兩事節該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家不諳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著對品調外任欽此臣等一聞　綸命相顧錯愕莫知所以徐而思之此非　陛下意也太監崔文誤之耳臣等伏覩　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委聽言官間有論事

過激舉劾過訐者亦每荷　優容不加之罪是以言者爭先獻納頓忘忌諱先民有曰主聖則臣直又曰君明則臣直信其然矣　今日劉宗論劾崔文傷於狂直實　陛下聖明有以感召之也夫崔文從事齋醮濫費財用劉宗得於傳聞即指而論劾其事之虛實未加詳察固不能無罪但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心則可亮也迹雖涉於輕率而念惟納忠言雖近於謬妄而志在惜財　陛下誠亮之則其萬一有可寘也然此事匪特宗一人言之內閣大臣嘗言之吏部等衙門嘗言之臣等六科并十三道亦嘗言之未幾復聞內閣齋醮日漸停減大小臣工莫不欣欣相

陛下樂於昌言而勇於從義如此
無難致矣詎意奸深崔文御家于中旬月之後
乘釁復有查明銀數之請誤蒙　陛下聽而行之家
因號辯遂得調外之　命臣等故曰非　陛下意崔
文誤之也夫文與家雖有內外號察之殊均之臣子
也　陛下於文一則曰饒他以寬貸之一則曰宜照
舊安心辦事以慰悅之至於家則畧無假借非惟不
聽其言又從而斥逐之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果
如是乎况家本以一介草茅所受者　朝廷之官所
食者　朝廷之祿予之奪之家何有焉第恐因言罹
禍則人皆以言為諱殆非　祖宗設立言官許以風

聞言事防微杜漸折奸萌之深意也且此端一開則
直氣自是而沮言路自是而塞奸邪自是而肆志忠
鯁自是而垂首將來雖變兆幾微禍貽隱伏或有大
不利於　宗社者人誰敢言　陛下亦無從而知矣
如正德年間逆瑾用事摧抑言官始令回話不已而
罰俸不已而降調馴致雄銳恣于內寧彬橫于外上
下乖隔　宗社幾危此　陛下於潛邸必嘗與聞今
日諸臣亦有嘗所共見者可不鑒其故轍而忍復蹈
之耶伏望　特弘天地之量　少霽雷霆之威收回
成命仍復原官則原之感　恩圖報自不容已而
聖德之光大益有以照于天下後世矣臣等無任懇

切祈　命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三十四終